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六

宋 戴栩 撰

表

代賀冬至表

莫報君恩空曝野人之日所期歲美又占太史之雲敢
對昌辰而歌介福恭惟皇帝陛下握歷數紀通天地心
靜以閉闕屏事為於無作和而聽律洗氛祲於一空爰
屆迎長茂開有永臣棲身窮壑綴職近班初散紫宸恍

鈞天之昨夢共扶黃道付時彥之宏圖

代水心賀正表

節推十閏聿新紀歷之休運啟萬年爰格迂衡之盛恭
惟皇帝陛下與時無斁體道有初屆於小往而大來用
以乾旋而坤轉臣俯棲圭臬遙企觚稜百辟嚴趨恍隔
鈞天之夢羣黎徧德惟同擊壤之謠

代水心瑞慶節賀表

三登洽德衍鳳紀之無疆十月為良標虹流之有慶後

天請祝率土承休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履躬元默
儉故能廣陶庶俗於丕平勝在不爭格遠人於多助與
天心而昭契增神筴以彌新臣竊伏窮棲猥參近綴乾
坤數合當符渚頌之大來土木形頑猶是嵩呼之一物

代水心慰皇帝表

太子薨七月初六日

龍旛前躔震虛宗鬯九陛切鍾情之痛萬方深失望之
悲恭惟皇帝陛下通駿聖圖系隆國本茂銅扉之教久
迪溫文愴壁宮之哀俄韜輝潤有齡莫告所望而思願

惟廟祐之欽承母至宸衷之過恒

慰皇后表

儲德沈暉痛摧中夏母儀隆愛慘結長秋恭惟皇后殿下三善承
乾一索得震定漢有司之請實贊睿謨求秦越人之方遽驚慈
抱短修有底哽噎無禱祈少節於悼懷俾盡符於經禮

啟

賀丞相冬啟

歷統肇於三微屆七日陽生之慶宰輔通乎四海膺萬

年帝賚之榮喜溢中邦福隆上袞洪惟某官德參泰極
功格皇天布濩湛恩增煥慶雲之瑞清平王度允符舒
日之長羣陰見睍以默銷萬物回春而自遂適應朋來
之序宜臻滋至之祥懿典徽章峻潞公之禮貌遐齡永
算邁衛武之期頤與國匹休對天無斃某身叨祠粟跡
圉化鈞望黃道之蜩冠莫預稱觴之列控丹衷於繭墨
願賡調鼎之詩頌詠逾勤編摩罔既

賀史敷文冬啟

觀臺雲煥暢和氣於簫均翹館日長溢歡聲於綵裏敢
因亞歲申藏上儀恭惟某官文瑩氷壺德輝珠緯殊庭
賦祿期承順於親嚴延閣通班密祗凝於聖眷行冠漢
臚之唱遂參商鼎之調茂對昌辰翕膺純嘏某棲遲窮
里瞻邈叢霄荔挺初萌正有資於造化黍寒方極寧無
覬於吹噓因賀以祈此悰莫罄

賀丞相冬啟

泰元迎日以推一陽來復上相代天而理萬類回春慶

溢寰區福隆英袞恭惟某官勲塞宇宙忠貫義娥開億
萬年周室之休既安既治邁二十四唐人之考益熾益
昌祛陰沴以潛銷暢至和而旁浹屬黃鍾之應候宜赤
舄之儲祥合璧連珠天瑞允符於亞歲備物典冊帝心
益眷於師臣茂對亨期式昭異數某次需郡佐跡囿鈞
陶望北闕之衣冠莫陪舞拜班東曹之牋奏遙祝壽祺
頌詠逾勤揆摩匪究

賀敷文冬啟

歷候璿璣應飛灰於葭琯家傳鼎鼎襲和氣於槐庭茂
對三微適綏五福恭惟某官峻標峯峙邃度波涵養經
濟於格天卓爾相門之相寄吟哦於斲雪雅哉詩人之
詩方殊庭延閣之餘閒適合璧連珠之協瑞慶由善積
道與時偕贊造化之發舒日添宮線簡聖明之睠注春
在恩綸某需次偏鄉圓形全覆奉南山之壽聿莫預鳧
趨班東閣之賀牋第深雀躍滌心贊詠拜手知歸

冬至賀丞相啟

求薦

望大農之薦寒茲孰動於孳萌獻光範之書暖律獨依
於垓北敢以迎長之賀而陳汲短之私伏念某菲質灰
輕哀門冰寂舉詞科於賜第之後慚無繡縷之增工竊
祿仕於將母之餘僅類韞材之助養粵司賤筦全仰洪
鈞雖初陽出九地之深微芒特甚而壽域開八荒之大
運轉何私俾剛長之道亨斯太平之福應故慶厯彙進
如珠星璧月之相輝洎元祐朋來猶瑞靄祥烟之遞見
茲為治象盡屬明時恭惟某官格天以紹先勲洗日而

更大化得機緘之靖定更險阻以晏如符形氣之太和
融偏黨而會正方將消敵氛於分剝之日恢皇祚於昌
復之期紫垣夜明黃道日正考兩京之鍾虞應我樂均
封泰嶽之檢泥光于神筴偉元功之無斁雖一士以不
遺顧某何人報恩有地荔逢時而遂挺固知費累於生
成鶚在旦而猶鳴所懼聒煩於覆幬巨勝震灼唯誓靡
捐

元正賀丞相啟

真人撫運法五始以乘乾上宰調元幹三陽而開泰慶
綿寶祚福萃鼎司恭惟少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
冒羣工仁熙庶彙躬暨湯而一德已恢濟於宏圖民載
舜以同心方翊扶於初政屆小往大來之應輯下蟠上
際之龢維春之祺與國無斁某夙塵垓治欽企階符雖
慕結蒼梧莫舉班庭之禮然心馳賀柄敢忘裁贄之恭
俯懼厓蕪仰祈鈞鑒

賀丞相正啟

攝提正于孟陬統歲功而肇始太微應乎上相拱辰極
以舒光暎茲弼亮之謨赫乃清寧之祐恭惟某官忠垂
簡冊績紀旗常同德格天濟保衡之專美純忱輔世聞
師衮之大猷兩宮歡娛四野晏粲獸樽初發颺言賡詠
於巖廊蟬冕增輝顙面顯都於槐位諒自天而錫羨期
與國以無疆某藐爾廩祠陶乎鈞播寸莠氷冷密依坎
北之工壽栢春浮願上龐洪之祝熏忱詠贊刊贊拳勤

賀史佑神正啟

斗回乾野溢喜氣於椒華春在相門集祥光於槐蔭慶
深雲擁頌起風馳恭惟某官周魯傳家韋平繼緒抱高
科而未試魁星密映於台星聯華閣以自頤德雨默符
於霖雨式應攸墀之厯竚施隔座之屏某夙出恩闕茲
叨祠廩仰洪鈞之一氣竊待吹噓同寒谷之寸莖亦知
鼓舞賀忱逾劇緘贅匪虔

賀丞相正啟

上聖紀元三既盈而啟萬中階履泰坤以順而承乾輯

時椒頌之華贊我槐庭之慶恭惟某官教迪鴻化弼諧
燕猷錙玉鏘鳴已助成於熙事師干薄伐行迄奏於膚
公維春之祺方夏永佑某衡門屏跡翹館馳心仰塊
之洪鈞大開壽域回羈孤之暖律儻畀叢祠且賀且祈
以懼以惕

賀史寶謨正啟

合紹定之昌期肇新歷紀茂韋平之令緒宜介春祺敢
即輿忱用伸善頌恭惟某官學傳黃閣美濟青氈戒寒

士以爭名尚袖桂華之手與賢才而拔彙益培植陰之
基對此泰亨別膺晉接某夙叨恩範自玷官箴念九地
之陽春未回窮谷思四天之霖雨庶活枯荄敢玆斐辭
仰祈炳鑒

賀丞相得孫啟

慶延宰席秀挺孫枝人統肇乎甲申仍崧嶽降神之歲
斗朔紀于大呂協魯邦同日之祥盛事一門驩心萬宇
恭惟某官家傳經濟世載忠勤十七年夷夏之牧寧已

茂中興之業億萬載君臣之相悅又開同德之基邇者
煌煌之芝產于奕奕之廟於昭珍瑞式應階庭蓋決策
安宗社之圖功施于國則積善衍公侯之緒燕及其私
天意則然地閤加峻某素叨冶鑄益侈厚成頌姬召之
勲方與周室始終而無數較韋平之系豈漢世一二而
足言喜抃伊深挾陳已淺

謝丞相得倅信州啟

奉麻源三谷之祠投閒已忝佐翠巖五峯之郡起廢滋

榮墨想誤以成蠅福殆生於失馬得非所覲感極其真
竊念某縮朒亡堪際逢自幸繇筦庫之下士通朝靡介
於先容招學館之諸生職教特叨於累擢既白風霜之
簡旋汙香火之緣春老萱闈旨甘切望地寒蓬戶疾疢
薰心方憐羝乳哺以無期詎謂牛喘鳴而有問甫更歲
籥仍玷化鈞葵藿之傾太陽固日依於臨燭江湖之多
乘鴈豈或計於去來顧廼察其忠朴之不移遂復許之
馳驅而自試出於望外畀以治中然而秀萃鷺山夙標

近甸才慚驥足曷展題輿雖懷印以來前亦凜冰而知
懼使功不如使過敢負陶埏成始又獲成終若為稱塞
茲蓋恭遇少師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維宗祏德冒
幅員兼中興太平之功七六經而無媿任夾輔維師之
寄億萬載以逾長其為宅揆之至公妙盡知人之能事
不以一毀譽而易聽每因衆好惡以默觀噓冷灰於復
然錄焦桐於已燬恩鴻稠渥情蟻怔營某思礪厥初力
鞭其後猥憑泥軼歌功敢必於海圻遙企魁符畢志願

酬於材館翰畦易罄心篆難窮

謝執政啟

陪麻源三谷之祠久忘熱夢半翠巖五峯之刺遽起寒
亥釣陶之恩有加於前銘鏤之款莫知所止伏念某違
時自好泥古成迂陞筦庫之微廁朝班而知媿忝膠庠
之任董晨誨以罔功遂罹栢省之風霜旋飭葢宮之香
火省循知咎覬望奚心烏哺方艱念蘭陔之潔養鳳鳴
未吹覺忝谷之慳春丹爐藥疾之軀清鏡雪塵埃之

鬚自分梗萍之永斷詎期橐籥之不遺畀以佐州厚於
為地顧此鷺山之近甸壯觀維多歎然驥足之下材題
輿匪寄雖尚賒於滌篆已凜愬於臨冰造萬物而成始
成終包荒信矣取羣才而使功使過報塞謂何茲蓋恭
遇某官德量涵空神鋒耀世身扶昌運植丕圖如泰山
四維之安學闡正傳揭至治於盛帝三王之上鼎彛事
業竹帛勛庸方且計吏治之績以黜升灼臣工之心而
進退遂俾溝中之棄質重收甕底之新功某仰佩龍光

俯彈駑技指大江而東遡緹屏益勉於清箴睇皦日之
中臨鄩屋復希於普燭敬黔毫楮莫白端倪

武博除太博謝丞相啟

陞聯右序方懷倚席之慚改命上庠又玷橫經之選寵
再新于浹日幸一出于自天塊圯恩深凌兢惕甚伏念
某無能為役妄意曰儒起自寒鄉乏螳子半絲之援陶
于洪造收蟬魚隻字之功爰脫選于吏銓廼充員于學
省塵埃盡洗光價潛增曾何分錄之勞僅免聚嘲之累

虎困皮中之蠹族自為仇鹿懸庖裏之須身其召崇矧
親齡之遲暮適卧疾之頻仍菽水幾何巫醫百計詭外
庸而自便叨中渥以沓來宜去而遷逾覺面顏之厚以
文易武寢驚蹇步之高豈今古之能通實見聞之咸屬
彼漢重五經之置必久師資若唐自四門而除尚云優
選載循薄陋曷稱便蕃茲蓋恭遇某官勲塞兩儀德隆
四輔機神明鑒幹海宇之廣于範圍性道文章發先民
之秘于幽渺茲億萬年無窮之事業皆六七經未盡之

淵源肆令微生均囿樂育某益堅素尚母負殊知剖滯
析疑雖愧昔賢之博遠黜浮崇雅尚裨聖札之丁寧刻
心難銘汙簡莫賦

賀丞相除太傅啟

伏覩三月十四日制書大丞相進加太傅者冊渙天庭
位升帝傅聖主三年而大報衍慈極之鴻名明公一德
以欽承格昊穹之駿惠徽章申錫興誦祇歡蓋聞畢公
參坐論於周朝誕彰懋德鄧禹進東向於漢世式表元

功然而當裡祀合莫之時非必有寧親教孝之美猗歟
今日迴邁前聞德貫兩儀而處盛逾謙功塞四海而疏
榮屢巽迨勉受於儀典告成之日蓋少見夫明良繼志
之餘上固謂何官之可酬人亦曰此恩之已晚恭惟太
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開久大神與哲謀十八載
弼寧考之謨紀綱具舉數千里恢中原之境寶鎮來歸
既丕翊於重光了不言乎舊伐惟思日孜孜之念皆迓
衡穆穆之圖搜攬人才則霧涌雲蒸申飭戎備則狼馴

麇伏里廛帖泰國步人安故得南位奉瑄而景宿絢明
東朝進冊而祥雲布護茲天意之攸屬豈人謀之強能
載觀孝廟之隆卓有越王之懿嘗因鏤玉爰陟面槐是
宜發中旨於龍旒播溫綸於鷺序冠冕百辟威容彰
絕席之尊師範一人德誼侈如賓之寵并加并賦益重
巖瞻追配前文人竚拜維垣之峻延洪大寶命永同過
厯之休某竊屏叢祠緩聆郵置妻孥陶於一飽仰無窮
無極之恩燕雀舞於千間效隨見隨聞之喜其為贊詠

尤倍等倫

除太學錄謝丞相啟

金耀庀藏居既慚於惕日璧雖分錄寵忽冒於自天寢
汙職事之聯盡脫塵埃之跡化鈞所播恩海旁流竊以
庠序治世之精神師儒立學之元氣斯道升降視人重
輕非古今博碩之英必甲乙雋造之選伏念某人品至
陋名第亦卑志目中眉墮南省十人之後暴鱗點額乏
西掖六題之功望已隔於清華分自甘於冗散敢謂公朝

之簡俾從故府之游空食罔功第慰循陔之養剡章如
式繆成通籍之階寸心曷報於陽暉高蔭重滋於露渥
與成均之糾正分博士之討論有英材所樂者三未妨
麗澤無吏事不堪者七迥絕囂氛雖空踈莫稱於範模
而迂腐粗便於習性僥覩過甚報塞於何茲蓋恭遇少
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勲冠西朝道關百聖恥一夫
之不獲躬持伊尹之平得吾相以為師士誦周公之懿
龍德方資於夾輔鴻猷益罄於恢張肆令棫樸之微均

被菁莪之養作人盛美小已餘榮某思宿厥官勉耘其
業率諸生以忠孝當少補於清時揆已量之宗卑庸敢
昧於素分永言悃悃莫既豪銖

代衢守到任謝丞相啟

立朝無補猥參蘭省之華領郡非才亟及瓜時之戍延
見父老勉宣教條顧望實之甚輕荷甄陶之愈重伏念
某早繇庠序旋脫漁樵憂患十年嬰家庭之素韞間闕
萬里徧蜀道之青天出選海以來歸厠班行而誤綴周

旋左右之學進登禮樂之司遂玷郎曹獲叨銓部追數
平生之遲頓忽若昇仙自惟冗食之優游何以報國力
祈外補少試民庸敢圖旒宸之矜遽假麾符之寵矐信
安之沃壤實左浙之名城井邑鱗繁簿書久縶舟車輻
輳紆績未舒必得䟽通之材迺當治辨之寄厨傳儻䟽
於過客凜矣羣嘲保障或奪於繭絲難哉兩裕載維質
朽曷稱委隆茲蓋伏遇某官扶日元勲格天碩輔開誠
心布公道陪聖政以常新需厚澤浸鴻恩罄羣生而咸

遂用捨短取長之意絕重內輕外之偏俯念羈孤特加
器使某敢不恪共侯度祇服官箴政在撫循當不出樂
職中和之外民無愁嘆庶同歸大鈞垓圯之中鏤骨知
歸矢心誓報

通薛尚書啟

幹斗樞於帝室肅瞻上省之輝光守唐鑰於神京竊脩
下陳之趨走矧以拜恩之舊為今受令之新咫尺納柔
萬分涵假恭惟某官亮天熙采與世作程機神明鑒莫

及之量該公輔頤伸諧戲無隱者照徹邇遐曄然大科
異等之名濶矣高足要津之步條疏四百令民自以不
寃課取二十人上咨其異績徧轄中臺之綱紀久參右
府之訏謨皇家密運於規恢邦綽悉資於方略慮無遺
算動則底功內則利人外以救邊版儲允殖後於論才
先於考行詮鑒惟精兼數器以有餘歷百為而匪懈豈
伊經濟尚緩登庸取天地以名官雖冠六卿之兩職上
星辰而聽履合歌左相之一詩某初乏寸長靡逃半矚

雪遍萱闥之髮喜懼無縈星周杏苑之題俛仰若夢調
既陪於受秭戎猶俟於及瓜土銚無煙自笑賣文之難
活王城如海誰憐寄隱之空藏正恐碌碌於抱關鬪慚
坎坎於伐輻惟二天之覆近覺千里之投輕似是騎曹
請以馬喻震迅而上馳道不辭盡日之泥塵長鳴而顧
主人乞與明年之春草歸忱逾切琢類匪工

上趙尚書啟

曾移書衛叅勸令制
薦又欲辟為幕屬

文昌八座之尊仰光耀者有日從事十部之重借吹噓

而上天雖褚中之畫未酬而宇下之恩自出叙以片言之贊堅其終惠之逢竊以士之湛泊何常誰毀誰譽上之汲引既定不進不休顧榮途萬有至難在知己一亦足恃如其諉命則又非情伏念某窘於空疎加以拙訥皇皇就舉選始得而顏已衰飄飄從宦游再至而心轉苦以蕭然垂罄之室賦淒其悼亡之篇獨期舉主之破員少慰阿孌之加飯然而邈無雅素詎敢未同而言久相因依乃或游辭以解大錯悔幾州之鐵洪爐羨萬物

之銅謀之坐交喟焉長嘆平生崔魏非不為少陵著價
之高此日嚴徐空至視枚臯忍窮之久思舊臣之外舉
仗宗工之裏言頗記執吏役於鳴珂嘗因進詞業而望
履卓為特達自幸庶幾借勢於王公大人昔嘗聞語推
較於卒史下士今果親逢載觀翰劄之丁寧殆越父兄
之記慮捫感衷而自涕意蹇運以終通塞翁之倚伏固
然誰云失馬博子之轉躍未定自合成盧恭惟某官揭
日月而行符天地之運冒次納萬壑於滄海筆端起微

雲於泰山不曰秘官登瀛洲已獨立神仙之表豈惟都
公學宰相蓋素高台輔之名既持事本於諸曹實寄政
機於一武嘉績良圖之建方共倚於泰平小善片藝之
收宜豫儲於豐暇重念某懦雖不武差亦自彊翁歸兩
器自將敢為健吏斯立二塗取一儻列諸生莫非陶冶
之私尚俟採擇之及且祈且謝以懼以慙

問訊平江趙尚書啟

凝燕寢之香違屬車八十乘而未遠流京師之福與浙

水三百里以俱東矧塵埃小吏之踪在推輓大恩之內
奏記晚矣矢心以之恭惟某官智略湊乎上前風采聞
於天下當其職居喉舌所謂建璇玉以運陰陽迨令郡
屬股肱豈徒釋繭絲而為保障王仲舒之教修可紀楊
君發之慈敬為先將使全吳寢還舊事然後興見聞於
觀樂之彥慕禮遜於達節之倫風景逾新獨照武丘之
明月勲名鼎盛空維笠澤之扁舟政路亟翔宗潢有煒
某愚不自揣困亦望升流汗九衢信矣王城之如海垂

涎丹鼎難乎凡骨之為僊幸受翰林牀下之知遂申車
師屏間之記念先容之無幾荷為地之過周以待來年
諒不渝於前諾適在今日可自墮於後機敢告曲成庶
幾終惠具姓名於副墨恨莫隨鴻鴈之飛候寒燠于小
春但能結莢李之夢未殫歸倚尚候謝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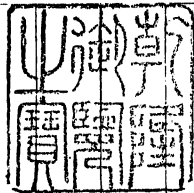
賀程刑部尚書啟

伏審八座陞班一冰疊組斷黿以立溟極亟當至周召
而乃留豐貂以步文昌聊復與臯蘇而並駕士方續賀

民實具瞻竊惟天開我宋之隆時獲異人之用王文恭
草治平之詔進端殿所以為參預之階范忠宣翊元祐
之謨遷吏銓所以寄宥密之徑蓋付危疑於談笑之自
定則處富貴皆勲業之優為若時鉅賢重我皇國恭惟
侍讀直院中書判部尚書四海慕尚百世宗師作為文
章何止翔蛟龍躍虎鳳措諸事業固已駕風雲鞭雷霆
歷東西臺而金玉厥聲合內外制而機杼一手人固榮
其儒學公未展於緒餘屬當倉猝之幾卓有謀猷之致

先皇重付託而定楚璧於五拜主上軫謙冲而對漢璽
者三辭與大臣從容其間俾宗祏帖泰如故其偉績有
若此者顧何官可以酬之今茲橫經於勸誦之帷曳履
於論思之地皇猷益煥事本維新雖總禁詰於秋官尚
煩率屬然登疑丞於帝輔行穆奮庸庶幾億萬年敬天
之休不越二三臣同德之內某遂叨屬隸素切儀圖上
焉得人而仰處公朝下焉適願而自忤私室蓋疇昔泛
承於謦欬而于今親入於範圍倚牆俛而稱門生有天

共幸聽制麻而同走卒計日以須頌贊之深揆噉則淺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浣川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林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謄錄監生臣陳 祁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七

宋 戴栩 撰

啟

謝史佑神啟

陪麻源三谷之祠久忘熱夢半翠巖五峰之刺遽起寒
荻環埏之恩有加于前銘鏤之歎莫知所止伏念某違
時自好泥古成迂陞筦庫之微尾朝班而知媿參膠庠
之任董晨誨以罔功遂罹栢省之風霜旋飭蓋宮之香

火省循知咎。覬望奚心烏。哺方艱。念蘭陔之潔。養鳳鳴
未吹。覺黍谷之慳。春丹爐藥疾之軀。清鏡雪塵埃之
鬢。自嘆奇窮之作祟。詎期終始之垂憐。畀以佐州。厚於
爲地。顧此驚山之近甸。壯觀維多。歉然驥足之下材。題
輿匪寄。雖尚賒於滌篆。已若凜於深淵。贊天地之發生
信有資於雨露。報山河之恩德。懼無補於涓埃。恭惟某
官天迪忠嘉。家傳經濟。東閭之觀奇士。素得於心目之
間。西江之起涸魚。特借以齒牙之論。知某慙直必能捐。

糜於一節念其單寒故常剪拂以殊恩有此際逢若爲
機感然而其窮途方轉弱植易搖譬彼燕巢正賴厦屋
悵懔之托殫其驚技願成海圻康晏之功毫楮雖黔端
倪莫白

謝韓提舉答葉侍郎啓

姓名不能及遠顧曾辱鄉先達之知文墨何所取裁遽
至動部使者之聽雖大賢樂善之心適契而賤子揣分
之幸逾榮既卜終身之歸敢希一字之寵伏念其賦才

最下稟性弗靈點朱勘黃子章句之傳但守古人之糟粕取青媲白于駢儷之習不慙童子之雕蟲惟其少竊場屋之名故弗忍老漁樵之伴間關一第荏苒八期祀竈而請比鄰自謂寬門之得計代庖而越樽俎不堪鞅掌之驚心剝裁方困于汗顏吟嘯尚餘于習氣彼篇章相寄固爲先生弟子之常然流傳以聞敢要王公大人之譽視舌尚在浹背無言幸輪囷蟠木之先容致下體采葑之取節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持此以前今

欲自舉一人而求得一人曷當是選庶幾與點乃遂薦
衡茲蓋伏遇某官吾道宗師天民先覺博南澗之衣鉢
文自成一家言書內殿之屏風政蔚爲諸道最姑暫煩
于藩翰即入展于弼諧是司善類之盟克罄上臣之節
拆故人之書于夜雨不以窮顯炎冷二其心起寒士之
嘆于秋風豈惜長育成就終其賜遂令庸妄全覲甄陶
重念某衰緒沉灰孤身弔影先伯父托門牆之舊天定
爲之下執事憐簪履之遺恩其始比比叨慰藉似軫羈

窮將僭特達之知敢叙塵埃之迹況會課已書于下下
而撫機切慮于姍姍身三沐以陳辭首九頓而俟命雖
云望外或在數中願同湜籍輩終老韓公門此心一定
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未路萬分依邈惟勤震惶靡
措

上史侍郎啓

厭承明廬而奏最初喜聞東方千騎之回走丞相府而
掃門今尚類弱水萬里之隔縱身被微官之縛當氣蘇

君子之前率爾一言庶幾三語恭惟某官貴名赫乎日月敏識際乎天淵琳琅一門何翅先朝之呂范著蔡萬事倬爲昭代之箕臯既陪屬車豹尾之游宜補袞職龍章之闕力祈勇退庶詭外庸南嶽配朱鳥之躔治聲更聳北固垂青天之海雅望逾澄翻然爲賦吳江鱸膾之詩不獲已拜阿閣鳳巢之命坐令三島地之勝復見八節灘之清人以爲高公豈在是長松不自知其千尺企者蓬蒿泰華使之視于衆山孰非培塿惟其以人物爲

已任初不因中外二其心蓋鄭武公父子並為司徒
本為好賢之一念韓獻肅兄弟相繼宰相不踰選士之
數言識者所期是則有取伏念某學無師授拙與命謀
讀書應舉而僅免墨水之慙作吏隨人而迄無毫髮之
補昔固有在魯山得美譽今姓名獨不數于諸公昔亦
自汜水登朝端今才力迺不堪于一削興懷及此沉嘆
久之唯依元禮之龍或遂正平之鶚未見顏色而竊請
何敢云然有憐困窮而為客恃此以進其為歸倚罔既編

摩

謝楊侍郎得改官舉狀啓

五穀之種掛壁久墮空涎千金之契在懷竟酬初諾
謝箋而欲叙紛感涕以先橫伏念某藐無他長早辱異
顧介玉堂之鄉誼何翅瀆者再三訊紫橐之年盟亦嘗
念其萬一非無先紹既拜成言而某命與拙侔時將蹇
至歛若代期之迫茫然身事之諧撫賜第之青衫枯黃
半改望通閨之墨剡破白金慳孰知鈞造之畀矜乃合

襟期之先定迄成高義一洗寒顏得赤水之珠信他人之未見掛延陵之劍諒迹者之亦惟有此際逢若爲摧謝茲蓋恭遇某官識覃衆妙器韞魁能陪獻納於西清雖曰青氈之舊俾經綸於北省是爲黃閣之階旣權衡人物而付之至公必網羅英俊而憫其遺軼睚眦所嫉採擷是宜某敢不思其至難謹於自愛寸步以進何知崑崙玄圃之程一枝可棲亦自重地隆天之賜其爲銜戢未易揆摩

賀范侍郎小啟

渙敷天寵晉貳春卿演五色以成文已覩真舍人之樣
咨三禮而作秩遂高小宗伯之聯除目甫傳輿情胥抃
恭惟某官妙宗道閭雄帥文壇徧儀清切之班深被聖
明之眷侍螭坳而記注粲然青簡之編裁鳳誥以代言
妙矣紫薇之句古學今猷之洞究名辭麗藻之相宣既
攄日月獻納之忠宜稱夙夜寅清之選果膺休命爰正
邇聯發揮稽古禮文莫親此職前後爲時輔相矧在明

公紳笏所期寰區允賴某臥病江海阻慶門牆驥足非才敢嘆窮閭之留滯燕巢有地正依廣廈之忻懽欣躍之私編摩莫既

上楊大卿啓

曾移書金陵爲之求辟不遂既赴科場因上此干薦

不才誰重空煩翰苑之借言有味無收終覩大農之薦士譬彼卉草生於庭阿披拂者春風範圍者造物非主人特施於一溉則時節將闕其孤芳理伊固然恩豈無待伏念某讀書漫漶臨事頓遲然嘗慕裴度杜黃裳之

功名謂皆出方隅諸鎮幕之培養幸而一仕不見格於吏銓營以尺書姑求應於邊辟惟將母不可遠去在秣陵最爲適中每記吹噓之厯厯自嘆奇蹇之落落竭來此地莫省何官點欠鈎零雖不識字而猶可隨榮逐進獨幸依公而爲歸偶賦有悼亡之篇而問無起廢之答阿彌十日而五病環堵上陋而下空何以加餐能無愧負米之志庶因剗削可自附奉檄之懼儻更遺之斯窮甚矣恭惟某官精鑒懸乎日月高誼薄乎雲天振拔滯

淹所以襲邁德之焜耀收諸寒暖所以濬經邦之淵源
從索久虛詔泥已熟雖西江之水愈濶而上林之蔭正
濃可使轍魚不如巢鵲若聽靈佺之慟哭懼玷明時或
憐靖節之拙詞敢期冥報未殫忱悃少俟謝緘

與胡總領啓

大司農領使遙瞻卿月之光華諸掾吏辟官驟借春風
之塊圮拜履未償于此膝執鞭已快其初心賸有機緣
肅通名字恭惟某官宏猷開濟盛德中庸挹江流吉字

之文黼藻空乎萬古起乾道正人之後琳琅萃于一門
蓋嘗持節于衣錦之鄉加以並組于含香之日乃眷之
渥不言可知帝曰表裏江淮古爲財賦淵藪孰飽中權
之勁盍咨外計之良况聚金穀十八州肌骨已削而屯
纔貅百萬衆保障方嚴坐俾本根之不搖仍復調度之
自給宜邈乎難繼者幾弄印而留之累年且謹然大用
之試揭甌而召者四輩竊某精神無幾局趨太繁衣食
奪山林之謀青衫慢著歲月供簿領之役黃卷不靈偶

叨台府之剡書獲陪京畿之猥局然而有親暮景鶴
髮脩脩竊第周星駒陰冉冉念曷供于滫瀡張可見于
頭顱不堪期戍之遙求與東僚之缺雖山公好在自應
憐嵇紹之孤顧種暘無他何以備河南之擇有如借譽
寧不汗顏遽聆特達之音自詫遭逢之會補士安之幕
多名輩得無小吏弗稱之憂開公孫之館來賢人豫識
上官兼收之意茲爲歸嚮莫既揆裁

通商總領啟

前總領辟爲
幕屬未報

陞使指以總儲方趨上青霄之節聽公車而命辟願終
歸洪造之爐雖望塵寸地以未階顧蒙幸一天而有二
摯因賀班忱與翰馳恭惟某官拓千古之心胸炳萬微
之著蔡挹閩峰于磅礴扶輿之上卓負英姿積公望于
泓涵演迤之初藹從壯歲既峻接鵷鸞之武迺獨當戎
馬之衝誼不辭難時將大任庚癸之呼則諾雲連廣運
之艘甲戌之築惟征月靜臨邊之析繫功烈如此偉者
宜聖明滋欲試之維今江淮表裏之雄無復財賦東南

之舊使干戈可朽斧鉞可鈍奚取萬全欲蠶絲不竭保障不搖莫如兩裕此宸旒所以弄印而溫詔得之籌鞭列數百餘所之營屯紆其宿飽制三十年通之國用由此奮庸某何以激昂最爲塵陋一第恍同于鹿夢空嗟黃卷之不靈微官端類于馬曹益信青衫之誤著迄自憎于面目況可見于頭顱徒以有母啜菽飲水之懷慨然諸公噓枯吹生之賜屬剡章之未報適駕傳之鼎來望畫餅以垂涎已笑飢兒之駭續斷弦而再鼓或逢流

水之知自非垂不貲之恩其何返既失之得雖羅石生而致慕難預英遊然慕晏子而執鞭尚諧素願

通袁少卿啟

京兆雲霄班棘方升於卿月微官塵塲苗亦借於仁風孰占遠來千里之逢宛遇命下九重之日喜拂手版敬濡心箋恭惟某官鄞鄮鍾以粹英古今發於祕妙占大蔡引神著瞭乎不足以爲明運青萍連太阿隨所向而立斷宏此事功之富揚于聞望之華處容臺策府則

炳煥皇猷參宥廷省闈則熙成帝載遂亮疇於民監伊
尹正於神京桐影疎疎煙銷碧瓦鼓聲統統塵靜赤丸
曾何浩穰之足云固已首善而稱最然上方重貨源之
寄而公亦優心計之長睠乃穡臣兼于敏手彼湟中之
糴不及厥效何疎迨都內之積相因於誰是賴宜俾終
於能事用亟緝於殊勲以冢宰周知豫熟國家之此意
繇開封大拜矧有天聖之舊章某吹竊諸生灰沉冷緒
脫身簿領賜第之夢周星俛仰斗升倚門之髮欲雪迨

茲走戍尤可笑掄吏廳竄以弗前車鷄棲而亡有是真
爲馬圉廝役之伍曾不如兔園冊子之時惟憐依德於
定川嘗亦候塵於上國或者鍾事賢之幸遂其成畢世
之榮毋俾失人曰大農鄭莊之薦士若爲知己猶良驥
伯樂之賦芻投悃郅深琢詞懼畧

通楊大卿啟

遡宰僚於北省仍瞻卿月之輝陪候吏於東門猥守膺
星之積銜思已舊稟令方新敢自諉於贅文致少虧於

曩敬恭惟某官得坤爻之六二符乾運之半千鷄翹豹尾之家聲有開鼎輔玉質金相之媿德無間輿譚自慎簡於台司因序陞於扈正相時先務爲國廣儲使阜人節用而有餘在詰武咎戎而孰禦然而兩禁凝嚴之地紫微名曰帝庭萬化密勿之原黃門寔爲政闥既贊禪之績懋合經濟以身親豈依列寺之聯尚緩文墀之步詔泥且熟陟嚴徐侍從之班汗簡是期方稷禹弼諧之駕某庸庸亡取榮榮受知里次窮櫛悵莫供於飲啜辟

書餉幕慨屢費於吹噓每患梟盧不就之祥恐有塞馬
自歸之幸既塵董屬復隸提綱雖舉員定於造命之權
而薦進由於當仁之手譬諸鴛鴦長鳴祇望於圉人倘
不遐遺終惠佇期於春草投忱逾切琢類匪工

通司農呂寺丞啓

叅農扈於棘聯峻仰儀朝之望專鎖魚於芻局猥隨屬
隸之塵半生擁篲以未能此日肅緘而何幸恭惟某官
識空渣滓聲滿薦紳出建炎名相之家有光勛閥遊永

和諸賢之地默悟道微應時所須指景獨往奏邸既登
於鵬武貳工更倚於鴻籌旒宸之睠采隆金穀之司是
贊幹勤活國清明泣人維昔賢之美談皆今世之急務
虞柏梁楊箕之詠暴若丘山陞荷橐簪筆之班瞬而霄
漢某最爲塵陋靡所激昂賜第之夢周星脫身簿領倚
門之髮欲雪俛首斗升方茲碌碌於抱關政恐坎坎於
伐輻惟惠慈之幸教獲信謹以亡他使其收三百里結
服之功儻可備七十家筦庫之列食穀焉無乏正事願

盡此心推轂士有味其言敢陳故實茲爲悃塞曷究揣
摩

上衛叅政啟

坐政事之堂疇越具瞻之元老拜集英之第曾爲更化
之諸生翩其有逢訖或幸濟敢以姓名之陋而干轡載
之私伏念某乏具通材覲於適俗踵少游初筮之地望
之如僊懷南豐一瓣之香供焉者佛蓋嘗返故山之寂
厯理舊書之荒蕪豈敢嗟老以羞卑所幾學遁而習隱

然而堂有霜髮念爲子何以承顏師若水心謂故人未嘗不仕既竭來之數月姑漫迹於一場聞今影纓隱在薦墨使恬而委分幾自棄於明時若競以苟榮又大繆於初志必得冠世之望可榮庇身之棲韓昌黎之論依歸尚引孔門爲極摯杜少陵之憐餓死欲報平津而已疎儀圖于衷重拜以進恭惟某官古今發其粹學宇宙遜其盛名議論正實而無頗祿度冲遠而有則開浮雲於黃道笑談鎮國宗祧卷暮雨於西山豈弟爲民父母

蓋中外皆太平所寄而始終以善類爲先如潞公之居
洛師正巍我於衆望若司馬之相元祐遂號召於羣材
顧某至愚自分弗畔三復瓊茅之占美庶幾似之儻云
桃李之滿門豈其少此倚需推謝纔露端倪

通祕丞趙右司啟

西崑策府益欽宰掾之清華東候苑門方備局員之冗
賤緬霄淵其悠隔憑心翰以自通未拜于庭此爲之贊
恭惟某官歸泰嵩于國鎮運溟渤于天潢博極羣書指

微詣深而有得包越衆妙懸解立斷以無留應所際之
休明行其知之光大粵登崇于班武亟密贊于機衡角
亢象明冠于列宿麟睢瑞應董我皇支洊參東壁之輝
復正文昌之緒昔子政燃藜之學最苦剗綜未聞彼文
饒思亭之決若流領撰亦淺孰若美無于共二信知才
擅于無雙學士號登瀛洲由此弼文皇之治都公習爲
宰相矧當稽神廟之謨佇有明綸式光屬籍某諸生竊
吹吟系沉灰星周杏宴之題斯焉再祿雪遍萱親之髮

將以遠來靖惟勾校于定川汎亦依承于崇仞詎敢謂
省車師之面行且將隨圉隸之肩恭聽提綱倍忻請事
抱鑠魚而奉約束借厩馬以喻妄庸伯樂在前當無食
日不盡粟之嘆杜陵早計或有明年待春草之思投悃
郅深琢詞懼畧

謝趙節使舉科目啟

箴商隱之太倉最爲漫汗開東平之賓閭何自招延豈
其惡流俗之蔽賢聊欲使斯文之增氣既殊私謝敢薦

公言竊以通籍有祿利之媒世競求於五剡虛名無登
庸之實士靡急於十科惟容心則取子罕公惟毋意則
是非乃定厥今所獲眊彼寔榮如某者少也執糟粕之
經長焉涉彫蟲之筆兩與此選藐乎無營然而葉水心
百代之師收張籍於門弟子林西清四明之彥識仇覽
於縣功曹是猶爲耳目之綢繆未有如君侯之特達青
帘畫舫一瞻杖屨於湖山之間鏘佩鳴珂遽屈車騎於
衡茅之下自是游從之雨絕但能夢寐於風流豈復料

薦寵之緘忽不待紹介而至別有渥注之種才敢繼於
儒宗空看碧海之魚文詎該於衆體有味甚矣過情謂
何茲蓋恭遇某官倬神秀於天潢標孤高於人爵繁州
雄縣剽裁喧九牧之聲名鄉望郡儀羽峻丹墀之武才
全德鉅屬近行尊乃以周室之宗明尉爲劉氏之祭酒
惟平時鼓行翰墨之場故今日網羅尺寸之技垂琳金
薤方盛爲士苑之流傳無當玉卮乃得備王門之寶玩
此爲知己亦復幾人某曷稱所蒙因伏自念述封禪之

文於未死既恥不爲著游說之辭於窮愁又非其比不
勝慙汗徒激感衷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八

宋 戴栩 撰

啓

賀高內翰啓

上眷舊人詔登內相得陸贄文可不墜矣姑暫演於絲
綸若伊尹學而後臣之當亟調於鼎鼐心知所暨手舞
惟鈞恭惟修史侍講內翰表世作程挈道立統經駘蕩
出馭婆踐揚幾遍於清華左延義右邇英啟沃深諧於

密勿天既付以遺上聖人方猷以福羣生豈惟批敕而公輔之望隆蓋嘗代言而經綸之猷顯遂由瑣闥擢正鑾坡治老癯以德化之成激武將以忠誠之感是亦寄徑寧復逾時釋筆硯而秉化權擇一今日任棟梁而康國步於萬斯年集越在叢祠剝聆郵置仰明河之爛爛信可望不可親依大厦之耽耽第相喜而相賀尚須汎頴以迭續箋

謝李提幹許薦啓

歌有客傳河尹之詩賸知盼睐讀喜士稱贊皇之史願
卒依歸命未拜而神馳思彌深而語拙聊憑咫尺敢瀆
再三伏念某壯不如人少而知學方其鼓篋游鄉校之
日已嘗斂衽誦明公之文竊惟雄深雅健之辭實兼衆
體假在犇走掃除之列蓋所甘心結清夢以無從撫流
年其寢往鷺遷谷換偶預諸生鸞在枳棲更叨藐吏斯
其幸者抑有甚焉海角寂寥疇昔莫聞于輶傳芝眉綯
耀迺令親拜於履約雖旅進旅退而懷抱靡宣然咨諏

啓度而風謠畢采交友豫忻其遇合私心自賀其機緣
亟馳一介之緘果奉千金之諾所謂在下寮而氣蘇於
君子何但論今世而意求之古人乘秋起孤鶻之騫時
哉勿可失守株待逸兔之獲正爾良獨難伏望某官拔
茅茹於泰道之彙征種桃李於芳蹊之滿蔭高風聳澄
清之轡鼓舜泠然甘雨應平反之車潤澤多矣命此山
斗門闌之久付以芝桂藥籠之新如覆一簣而為山自
茲伊始儻連三捷而奏凱厥有繇來某謹當思稱所蒙

分鞭其後未遇知己道不同耳固應踴躍于今時有如此心天實臨之敢不糜捐於異日永言僭迫倍極淩兢

賀張殿院啓

恭審紫禁登賢赤墀執法立五花號七貴雖接武夔龍而
寢崇繇一歲凡六遷非方駕周召而未止名流所并舊吏
逾深恭惟某官學粹而德方量宏而節峻挹垂虹長江
之浩蕩逸韻無雙酌北斗元氣之淋漓竒文有爛既最
藩維之課遂儀清切之班胡三丞兩部足以回翔果一

臺衆正於茲倚重維時邊瑣係國隱憂豪傑景附而未
堅敵國灰殘而更熾昔唐莫分於朋黨故河北之寇難
平若漢能用於直言則淮南之謀自寢凡明目張膽之
地乃折衝禦侮之機風采一時精神千里君子有恃小
人有懼方大愜於輿情臺諫盡言宰相盡行將悉歸於
能事某久棲德宇側聽除書雖舞手不持此心實共海
內而喜然含毫復沮常語敢為門下而陳顧已負於後
時聊少伸於稱贊誦乘黃待春草之句定累陶鈞獻崑

崙服紫芝之詞願珍鼎餽惓惓祈嚮董董拔裁

答李狀元啓

簸明月於海水之南香名藉甚奏繁露於帝庭之右鼎
甲歸然敢云袖贄之勤肯逮襟期之冷既慚後賀深慙
先施恭惟狀元正字郎中才擢鯨牙學傳麟筆百王軌
法不可易究厥本元北方學者未之先是為豪傑果以
頡頏之佩徹于清燕之旒得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有光
初政若陳了翁韓獻肅云者並勉壯圖某猥以具員獲

觀盛事前龍媒於伯樂之廐所愧因人投魚目於隋侯之旁何以為報空懷願泚莫既心論

答張狀元啓

瑞合谿流羣讖應魁躔之兩聲蜚雲陞臚傳壓經佛之千上見晚以興嗟士得如而適願歛委長牋之逮賸知謙德之光恭惟狀元正字郎中識洞萬微學窮三聖負奇志而游河汭懷矣功名彫小說以干天官付之戲笑何目所志而眉中蓋齒之宿而意新間焉先登快我直

上旁薄徧于千里請看嶽頂之雲少却方之一頭同是
池邊之鳳某濫隨攷藝自愧因人聽騎導之音隆隆惠
然肯顧較附托之儔擾擾茲亦至榮薄言以酬有悃未
既

答王狀元啓

開億萬年寶歷之休大明麗極續四十三黃扉之句魁
哲應期方同衣冠交賀之懽迺辱車騎惠來之寵曷酬
先贄聊飾片辭恭惟府簽狀元郎中望屹神人學瀕聖

處借歷代之大訓鼓行東序之區壓杓端之六星冠在南宮之紀雖諒默未遑於親策而句傳首重於得賢風采聳聞善類快睹不負平生之學是曰初心盡循先輩之規有光舊事某濫焉程校榮此旁觀所愧因人覽日華而喜愕自知匪報襲雲采以珍藏頌深勤揆裁難罄

通史守啓

顯對帝謨肅開侯度揭九山於斗柄肆班東后之春奉

二典於奎躔如接中朝之畫旗旄動色稚耄驩心恭惟
某官傳經濟於相門洞本元於學海金相玉質凜氣槩
以自將霧涵雲興蔚才猷而有用卓然文獻之舊著于
騰翔之初守符使節之交輝民績事功之兼懋逮總九
府之圜法實持諸道之要權綽有成猷達於上聽星聞
月寺方直上於禁嚴藥館珠宮迺力蘄於恬雅未容袖
手俾近錦邦借延閣之隆名為中州之偉觀自取信為
廉矣此民抑何幸焉睠我提封夙標名地王謝之流風

未遠當不費於爬搔邾魯之擊柝相聞已習知其肥瘠
非但森戟凝香之可樂何妨鳴禽春草之重吟度雁蕩
而訪龍湫倍覺先聲之有喜參鸞臺而貳鳳閣即聞溫
詔之趣歸某曾此識韓縈於御李不謂窮櫪之需次乃
逢賢牧之臨藩雖朝蹟之已收寔陶埏之有素受廛宇
下尚叨官供家請之私伏謁道周敢後塗歌里誦之賀
其為忻快莫既揆摩

答交代錢知縣啓

奉辟書而守壯縣已先膺二千石之知從簿領而拜長
官敢敬助三萬戶之賀方藻思而削牘忽盥手以剥絨
倒置後先交集榮懼恭惟某官襲錦繡裏山之慶標玉
壺懸秋之清學問久矣一家知殫見洽聞之有自政術
特其餘事何盤根錯節之可言徘徊湖浙之壯游培養
國家之重器迄今改命尤屬遘才方前逋後負之相乘
甫能支柱如沉疴積痛之已定但少康強屈敏手以臨
之不勞力而濟矣長作靖川之嘉話便膺密令之褒除

某吏道無師儒酸自錮一第續燈於諸父勉為祀竈而
來九品絰鞅於底寮敢期代匠之斲久寒心於司敗欲
折屐於前驅矮屋可以棲遲盡復本來之面目蠹簡更
須卒業尚收驚畏之清魂瞻邇百千敷宣一二

答趙知丞啓

烹素書之魚記分攜於蓬葦迎紫氣之騎幸掃溉於松
槐天憐我輩之味同人喜鄉邦之誼厚某官毓神明之
正氣洽古始之奧聞指青雲而圖南九萬里風斯在下

扣丹墀而獨對三千字日猶未斜朋游共詫於摘髭能
事了無於德色輟殊庭之香火分大邑之絃歌誦遶廳
草合之詩聊紆闊步聽方底芝封之詔即據要津某何
取長裾正堪矮屋向霧天之一角不圖至斯對海月之
三圓亡庸恐甚賴有嘗僚之託迨其司敗之羞竊自歎
於此時聞似人足音喜矣儻未忘於疇昔見君子我心
寫兮持此以酬言之不足

答洪宰啓

詔出楓宸寵分蒲璧聖天子圖治六載歎宵旰擇令之
難賢執事為民一來喜錦纜牽江而近敬同此邑仰候
先驅恭惟某官逸步獨超穎才自露典型是似寔金貂
玉鉉之流傳肯綮備嘗亦珠椽碧幢之游戲尚圓五刻
屈泣一同魯邾擊柝相聞何勞爬撫王謝起家可紀便
有褒除某倚席汰歸題輿愧忝尚以未瓜之戍獲逢行
李之臨伏謁道旁幸識魯山之面目依棲宇下更陶武
邑之絃歌忻贊良深揆裁已淺

代水心回史宰啓

伏審選繇堂授寵即男封孤嶼一僻陋之區似非所處
相門多經濟之手定自不同恭惟某官璧綯縑纈以齊輝
刃淬礪而特發為方伯連帥之佐亦既練詳收人民社
稷之功固應餘裕豈乏汲引而登要地乃恬平進而說
外庸賢者高風茲邑鉅幸豫想畫簾之靖趣蜚宸詔之
華某朽質無春窮簷待死何意瓊瑤之詞翰隨此一緘
尚同鄉社之耄倪詠乎三異先施良渥琢報匪工

代薛端明回史宰啓

明綸敷渥茂宰陞華此日朝堂最重字人之長吾邦巖邑
顧迂名閥之英雖公自為計則踈而民之蒙惠良厚某
官修能穎脫敏識鑒開風流今在茲家本傳於經濟富
貴吾自有途合上於夷庚乃飛太史之鳬殆屈朝陽之
鳳竊窺高致無愧前修便應有綠綈方底之書非復拘
墨綬銅章之比某一丘自老十世與屢未遑慶贄之恭
忽拜華緘之辱思魏國夙昔之好永矢弗諼誦陽城撫

字之辭敢以為獻陋文匪報謙施良慚

答趙縣尉啓

交代畫鵝鵞
灘於廳屏

簿領沉迷空愧淮海樓之舊跡牋函委逮如挹崇義里
之清風後賀既慚先施彌寵某官天潢派近國器量閔
賜秘書之僊圖為善乃其最樂燃太乙之藜杖多聞蓋
以自娛胡為此來似亦少屈然而玉貂袞袞帝眷方隆
金印纍纍玉門自有畧展民庸之試便應褒詔之頒鵞
鵞灘頭已尋故事鵞鵞海畔共看壯圖某名在小儒職

慚高士對秋砧於明月歲則一周托夏屋於震風茫斯
萬幸方稽削牘例辱記名未能與筆楚辭豈亦同於此
味相依如輔車勢願有取於其心

通趙寺簿啓

主印月聯峻仰中朝之望抱關星層猥隨下走之塵半
生擁篲以未能此日肅緘而何幸恭惟某官德輝銀筆
才冠瑤枝訪興公賦詠之蹤地鍾清淑探子政校讎之
學天與經綸既懋底於民庸迺陞於廷蹟惟儲帑計

籌之歷試故源流本末之具知粵從農殖之司特任鉤
乘之寄清明四達蠹澆一銷豈惟數上於便宜固已密
裨於均節歌栢梁楊箕之詠雖則權輿登荷索簪筆之
班是應步武某塵庸太甚濩落何堪霜枯杏苑之袍僅
焉再綠雪遍萱闡之髮將以遠來那知權秣之放但有
廢屨之守尚依喬蔭獲免空官食馬慮不盡才所覲異
知之顧好士為之推轂倘形有味之言投悃采深琢詞
非腆

代樂清宰與方倅啓

玉笋輟班甃題輿於白鹿之壘銅章綰綬行負弩於棲
鴈之峯豈惟邦人仍蔽帝之榮抑亦吾黨得師承之幸
僭裁初贊肅候前旄恭惟某官織雲漢以成文探禹穴
而發祕越其英妙之歲聲實既隆澹若功名之塗進用
謂晚袖演綸之手而展轉乎學館屈均財之謨而參裨
乎帑儲上方招文武之英公自託藩維之佐薄蓬萊而
崑崙弗即可謂衝高康海沂而邦國不空亦足惠利趣

歸有詔宏濟是圖某濫此附庸居然選調窺斯文之統
緒有一瓣香墮今日之塵埃如三斗艾敢謂竊舉員而
幸去庶幾抱素學以知歸笑言偃之弦歌儻或取爾詠
杜陵之厦屋其自今茲喜忭彌深編摩曷究

通趙倅啓

記班聯於朝武不知歲月之馳托臨照於貳車忽覺星
辰之近僭裁絀簡仰候緹屏恭惟某官慶流發乎璇源
盛德輝乎銀筆養成大用羞崑崙而薄蓬萊自秉精忠

經駘蕩而出馭娑借司儲之寄徑為制國之權輿乃眷
中川素稱近甸謝康樂之池宛在有此平分趙清獻之
樓歸然無非樂事未應煖席合即賜環海圻忻忻聊與
民而留愛政路鼎鼎宜由階而遂升某何但識韓並榮
御李詎謂衡棲之需次又逢輿坐之臨藩鷖鷁一枝方
喜受廛於樾蔭駕馬十駕尚期問政於瓜時贊詠良深
揣摩莫既

除架閣謝丞相啓

賦羽林之芻秣曾乏寸長掌金耀之文書忽叨鈞播寢
以清夷之轍易其塵冗之途鎔冶恩深鏤藏語淺竊以
長情貽輩流之笑何自抱關東方答客難之辭伊誰掌
故蓋濁宦清游之必較乃古情今態之悉同儻使得整
轡問程漸有投棲之地豈不勝逆風揚櫂了無登岸之
期此意難言以榮為忝伏念某材微且樵學落而蕪第
太常者十七年絕企騰黃之步課考功者歲六稔僅收
破白之章雖仰蒙鴻造之穹隆敢謂出選階之汗漫凡

前後有祈於薦牘皆震惶自悻於心局况象魏度藏之
聯為鵷行儲養之徑崇寧秩令酌六部以分曹中興官
儀額羣才而弄印不圖惜甚亦獲濫旃驚夢猶疑豈姓
名之誤及闔門起舞但手額以知歸茲蓋恭遇某官德
應泰階道扶辰極以至誠諧國是初靡滯於拘攣以公
論叙人才乃先知於窈眇將恢一統之業用成長治之
勲繫取捨之所關實規摹之至到仕茲豐水助開數世
之仁采彼新田俾收多士之用永弼昭代惠及鰥生某

曷酬東閭之施唯慰南陔之養竊其餘暇儻習睹於舊
章緝此見聞或粗供於末用興言報塞倍極凌兢

謝朱侍郎刑部啓

賦玉臺之芻秣曾乏寸長掌金耀之文書誤叨殊渥恍
平生其未夢溢小己以餘榮竊惟仕路由塗轍而分人
情得依歸為重處鼂錯於掌故人知文學之未寒事昌
黎於二卿士喜師資之有地使稍出於塵埃之底兼親
承於名勝之前其在斯逢可謂鉅幸伏念某本以單疎

加之樸訥皇皇就舉選始得而顏已衰飄飄從宦游再
至而心轉苦自刼司於詹鑰期寢脫於選階區釜縱橫
了何關於古學園庾爾汝寧復對於高人僅收破白之
章空笑化緇之袂忽躡司於象魏殊昔問之馬曹事簡
職閒猶侈小蓬萊之號薦專員的足成圓翠堵之圖方
倚出於下風豈但謝於今日茲蓋恭遇修史判部侍郎
莊裕山立孚融玉溫浮沅湘而畧巴江蚤藹蕃宣之績
游蓬壺而憩元圃徧儀清切之聯登于甘泉重我法從

雖究臯蘇之能事豈稽伊呂之遠猷方將拔彙征之茅
合善類於開泰新薄采之芑收多士於中興翊茲明時
望在寰海某唯知自好不辱所蒙繙故實以有聞或供
近用附賢哲而不朽敢有遐心且謝且祈以愧以惕

賀丞相加恩啓

誕膺顯冊申衍慶畬辭太傅之三公愈光謙德受加賦
之一等勉答聖情海宇交欣庭紳胥慶恭惟某官弼諧
新政迂續宏圖運精神而折遐衝乾清坤晏觀會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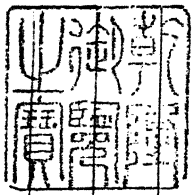
行典禮星潤日輝輯四表之懽心昭一人之達孝洎登
成於懿鑠爰疏錫於徽章雖厚德之欲疇顧何官之可
報而迺異以自牧退然不居論道經邦惟茂變調之實
加地進律姑承賸賞之曩茲見君臣之協同茲謂古今
之罕儼某身陶恩紀喜溢心扃愧無博士愈之詩以歌
碩輔願觀太史佚之誥克救宗勲僭斐有數凌兢是懼

答王新恩謝啟

建封

諡蘭亭之諸王克世其學得桂林之一都足張吾軍軒

玉驄以見臨袖華藻而為贊云胡不喜又過所聞伏惟
某官姓名已香器局甚茂筆端雲湊千巖萬壑之輪囷
胸次海流五典三墳之醲郁若時得雋夫豈釣榮方聖
天子紹開於中興而子大夫入奉於大對剴切陳當世務
覽必異焉魁磊光信史間今其始矣某眩於五色見此
一斑既意氣之相投聊誦言而為謝若曰變崑西之體
豈屬畸人唯應對渭北之譚願期他日偶以祠事慚於
後時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浣川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沈霽

謄錄監生臣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九

宋 戴栩 撰

跋

代禮部御札跋

皇帝濬哲文明嗣無疆大厯服廼寶慶二禋實維受郡
國計偕之始正月庚寅命臣玘臣應龍臣貴誼典貢舉
暨其屬三百有四人臣端常實司網肅越二月丁亥上
親灑宸翰雲漢絢耀賁於澤宮聖訓攸屬欲得偉厚正

平之士且申禁防勿使僥倖者進忠樸者遺倬哉皇乎
真帝王之盛心而我宋之家法也臣等祇惕對揚謹拜
手稽首言曰仰惟祖宗以儒立國臺萊之盛用康世軌
豐芑之休燕及後人其登明選公垂意功令舊矣肆我
寧考坯治多士粵自慶元臨御恭默法宮丕飭禮闈審
厥去取曰器識偉厚曰議論正平洎于更化雖大廷錫
問猶攸詔札豫戒主司用以見寧考之德之純對越在
天靡不維吉士是獎維正論是崇式克躋世熙洽四海

歸仁皇帝陛下通駿前列宣廼景光廼者登耆碩褒逸
民錄賢裔圖象記功恩暢德普罔匪率循先志明示鄉
趨俾會於有極矧今親策未遑天府既登亟縻好爵蒐
擇之重實加曩時是宜聖心惻惻責成有司臣等猥以
庸虛濫持文柄雖更相勵勉各既廼心東尤拔穎務惟
其人尚懼不足以稱塞明詔抑臣等聞之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隆昔得賢唯意氣感召爾萬邦黎獻實由帝德
光被故敷納明庶隨舉輒效今陛下聞昭殊俗化溢方

外精神所感俊乂彙征其大者宜有光明俊傑之士出
為時用而其小者亦當靖共豈弟一意承休培薄而厚
礪偏而平允矣有不足道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唯在乎益加之意而已臣等敢以
奎畫勒之堅珉用諗萬葉俾與我有宋無斁

跋方子斯贈奉詞山祠楊君不食彘肉詩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此杜子美題丈人山祠詩敬
其祠不敢唾其地況敢食其所忌乎楊君可謂篤敬君

子矣方松山長句大篇闡發幽奧鬼神之德體物而不
可遺非燭理者孰知之

無垢先生廷對分錄跋

嘉定甲申之春南安教授徐君以無垢先生張公語錄
見寄余目注心省手不能釋也明年新天子改元以公
中興明道錫謚疏封官極一品寵章煥焉士始知侈公
之名企公之節而其遺文亦復間出然則天下之於公
夢而覺醒而醒聖主褒表之功也而徐君所以景行于

公動知取法者則先此槩見矣是所謂豪傑之士歟今
又刻公廷對于學且序其後謂士莫大於始進初余承
乏癸未禮闈得徐君卷愛其論漢唐不為舉子語及上
集英對以其藁示余直而不訐婉而不迂事切當世鉅
細靡不及也有司初第居上已而纔綴甲科所謂不詭
遇求獲者徐君殆以身教非空言也夫大明中天象景
旁燭表直木于道固有目者所共準的也而又有為之
引繩者焉則天下之士所以儀型而無愧于公者其必

自南安始

跋無垢先生言行

余兒時聞諸長老故侍郎張公無垢先生來守永嘉一
以禮義廉耻遇其士民有調辭以訟者先生廉得其情
既而拱手對之曰九成為公惶恐訟者愧汗自悔終其
身不至訟庭其他如戒褻語皆與家傳相出入又言公去
民遮留不獲既歸輒具起居有傳其疾少間因讀丁晉
公玉帶事怒其挾詐要君疾復劇至今誦之以為剛德

君子而家傳若有所隱諱者何哉夫善善惡惡天下之公理也惟公所以自立於世者直氣噴薄故自其對策天子以至筮仕立朝遇不可必行其意始終大節磊落如日星正以其善善惡惡之素明也而豈以無所喜怒為賢哉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以人之耻為已耻以天下之公怒與天下共怒之若是者可以為人矣余故因述所聞而私附其後

跋葛朴翁所和淵明歸去來辭

報恩信禪師出示朴翁和淵明歸去來辭題者既盈軸
矣余未知所以言也會余與師登浮圖絕頂注目太空
日光掩苒雲霧起其下赤松諸山皆積蘇累塊處處聚
落真蟻垤然因嘆天地無盡界今古無終期人以世故
自絆不翅如蟻之營營而生死去來夢幻不足擬也彼
以家為歸者固贅矣而以為無適非歸者亦得無孟浪
于其間哉雖然寒絲饑粟聖賢不得已與人同者也淵
明朴翁之賦幾是乎遂書于此軸之末寶慶初閏

跋僧獨庵拈古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覺余昔聞之
禪宗自以為最清切處也今觀獨庵取古人成案隨旨
贊揚信手拈出皆向上機具第一義所以闡宏正法昭
揭迷津其惠後學不少矣然印肯已涉費辭分疏又添
注脚豈盡撥疏鈔徑指心源必無言無說無示無證而
後可以入不二法門歟抑亦諸說現前譬如油燭為燭
燃以不言之炬而後始光明燦爛歟此知不知之間所

當會也獨菴俾余着語余筆閣不得下欲拍膝卓杖以自逃則擬議且晚矣納此敗闕用資莞爾

跋薛叔容遊四明洞記

余仕定海以事至彰聖院跡訪洞天有僧謂余曰此去五百里近矣石穴四呀豁吞谷蝙蝠家其中然非真四明洞也洞去山窈絕竅玲瓏正圓如月景之印空非累糧兩泱旬叵至余固心疑聽者交阻遽止會雨且檄程嚴迫遂棄去雖近者亦不果游今觀叔容此記所謂四

石穴者非耶因思李善注興公賦謂方石四面自然開
牕皇朝志九域又以為山有四面面產異木而不相雜
攷其指認語似牽附然則騷人墨客毫殫紙費亦直為
文字之好耳詎必其真哉雖然以傳聞之荒唐疑游覽
之淺涉余則誕矣請以叔容所記為正

跋樓聖準得母記

聖準得母時年已四十詎今七寒暑耳計其孤苦道途
之日多而奉懼膝下尚淺也夫終慕者子職之常三樂

者人道之極曾萊氏自稱至耄猶復欲然聖準欲以來
今而償其往昔顧親髮盡白而聖準無壯顏矣得非尤
曾萊氏所喜懼哉余方囿於喜懼者故重述聖準之心

跋黃若晦西塋築室記

黃君若晦玉腴而冰澈文行稱其為人高翔逸翥所謂
掩浮雲而上征者余甚疑西塋不足以留之余非以其
地薄丘墟以地雖勝不能當其人之勝也今觀若晦所
記則異景錯陳變幻不可名狀若遂遜其美者豈地與

人固交相發哉夫以境為樂者常士也以心為境者奇
豪也若夫有境不自知而方有羨於是境之外斯則衆
萬之流矣故山顛水涯跋峩蜚瀑非不聚幽叢秀而俚
翁僮父羈庸隸惰曾不療一饑雖歷朝暮俛眉而去之
何樂之云至其漸漬耳目流染性情過鉅麗之區睹靡
曼之會妖歌冶舞危絲脆管未必能盡通其趣而皆有
豔慕之侈心焉甚而視重閭之龍近郭之烏猶自以曠
年厯世不可及也豈不悲哉然則處人之所同圓而詔

人之所獨詣如若晦者詎可以限域較焉或謂不以隘
陋改其樂者顏氏也必以嵐煙野色而後樂者若晦也
二者無選庭乎噫有間矣雖然使顏氏子不足以發而
以空意自娛則直陋巷一癯耳惟其帝樂王禮卷舒胸
次是以信其與虞庭之臣曠載同道而非居隘陋者比
也然則若晦豈閉關西睦者哉謹毋以其寄焉者命之

跋朱元剛詩集

余友朱君元剛訪余出近作若干篇君文余所知詩亦

清婉余於君家兄弟述之屢矣茲復欲贅余語何哉准盜平是日捷書下郡國余閱報拊手喜甚曩以病止酒且一年謾留君小酌余盡數杯病亦不作因讀君詩終帙翛然有世外意如軼風壻而超惱悅也中有哭吾兒詩讀之亦不甚悲豈其喜溢而有是歟姑誌其末若夫君所纂余周禮說及君所自著雜文俟日訂正而書之未晚

跋朱景困詩集

余舊友彫謝或散而他游其在者以余衰病不相往來
間以事請余力不能應重拂其情俛仰愧懼而已獨南
蕩朱君景淵出必見見無他故必示以詩余與詩絕久
矣而君勤勤如此所謂不以榮枯二其心者歟君詩婉
麗清密如萬舞九奏笙磬間發聽者忘倦而何待余之
刻畫其不可不言者則君之行誼是已君蒲江先生之
南容也當蒲江在時賙贈無虛日君亦哀窮悼屈隨手
散盡館于戚里毅然不干以私無纖粟累其意徙他館

亦然以故貴人多愛敬之君通詩書禮及韜畧之學倦
游場屋而以膏馥沾丐取榮名者無德色也斯不亦行
誼過人當世之奇男子歟讀君集因書其末

跋初機集

楊居示予賦頌詩騷記叙等若干篇余玩讀未既亟索
余語且諸賢題品富矣余安敢贅每怪文無異道而評
文者多異說何也文蓋言之黼藻云爾世之方譚俚語
彼我相命猶有不能通其意開以端倪者或昧於所宿

授以指嚮者或倚於所趨甚而認杪為本迷朔以南言之難知如此又從而黼藻焉宜其愈不易知也夫以文之不易知而操翰染牘者或體未周而辭先焉趣既狹而辭勝焉或覆之以艱深或張之以益浪往往文皆出於言之表宜不知者因以為詬否則影褒響贊而已然則古今評文者不勝其異說亦各其見然歟楊君才竒而志遠氣偉而識高其文如急波壯瀾瀾漫浩蕩不可遏禦至其自為泐狀則纖形隱態頽仰且足若遂充之

以理與博之以事變嚴之以法程陳規腐論不必重襲
則徑當與古人挹晤於千載之上此文之終事而道之
成也然亦豈以當世盡知為貴哉揚君其有以自信而
去其未信者焉

祝文

祈雨祝文

天之牖民稼穡維寶豐年穰穰有相之道今適南畝維
暮之春既種既戒永觀厥成瞻仰昊天崇朝其雨有滄

萋萋則不我阻曠其乾矣瞻彼阪田泉之竭矣瞻彼溥
原嗟我農夫云如何里神之聽之莫遠具爾南山朝隤
興雨祈祈既霑既足孔惠孔時神之格思職競用力粒
我烝民有實其積斤斤其明濯濯厥靈以享以祀無不
爾或承

諸廟祝文

猥以妄庸來試簿領竊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神也
某敢不砥礪無愧于人以不失神之所依唯爾有神尚克鑒之

池頭廟祝文

將母而來簿領茲邑維我廬宇與神為鄰公廉勤畏誓
堅此心神其知之是用相我

勸農文

定海勸農文

歲二月守令集父老子近郊若國令典以飭田事厥維
舊矣相于茲時雖我海邑罔有不穡之民亦罔有不墾
之土耄倪丁壯餉饁耕耨耰錢鑄如魚鱗而起人力

勤而地力且盡矣然則農不待勸而所當勸者去其害
農而已鄉閭里閭務相輯睦一語不酬動成睚眦則鬪
爭之俗宜革也田堰宅區各保分界彼此詐虞自為畦
畛則侵冒之習宜屏也積居貯貸懋遷有無左右罔利
則人皆賤之謹勿以壟斷為也廬室與馬服食器用好
奢無法則釁或萃之謹勿以掘閭為也田家作勞斗酒
自適維沉維湎盍防厥微婚姻以時男女有別維淫維
佚盍杜厥漸若其奕博斂攘囂頑冥諄我民其必不爾

盍亦謹之察之凡茲數者萬幾一焉則麗于辟閔于有
司惻瘼于厥身以及其家而所以害農者蕃矣去是則
仰而事俯而育春臺熙如協氣孔洽陰陽和風雨若蠡
螟之沴不作維天其相之於田功乎何有父老其詔子弟
焉毋忽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十

宋 戴栩 撰

祭文

祭林侍郎文

繫衆哲之繁興信蘭芳而芷潔渺流風之獨繼惟松操而筠節
嫵鄞江之多賢佩瓊琚其陸離儼魏國與玫瑰孰典刑而似之
昔余之耳公也識昭晰而鑒開剽捷疾而矢度擅撥煩于吏師底
金穀以成務非方隅則護三

軍之餉非大農則版四海之賦蓋傑然為衆彥之宗何
多多而長裕洎余之目公也按步趨於仁義甘咀嚼於
詩書鄙趣辦為一切笑敲朴之麓踈居處無華靡之奉
服用皆素樸之餘蓋退然得儒者之範豈聲利之區區
嗚呼斂才而冒以德約器而歸諸道茲前脩之能事尚
老成之是考喪渠矍于前陳宜旁觀之慨悼矧宵人之
受之超冗賤而獨厚蜚剡墨于無媒垂贈言于不朽曾
歲月之幾何隔死生於翻手倩千山之啼鳩侑苦詞于

一

仙都祭薛瓜廬文

嗚呼笑睨浮雲宇宙物蛻哭視潜壤師友道替水心往
矣我師者誰子又繼之我友曰稀凡我友朋散而仕游
念子塊處條春蒂秋側聞杖屨赤城之麓題句巾山任
蕃赧縮示我新集逸響琅球我念子敏世莫與儔語無
留聽書無停臚千載之精盡遺其麤繩尺彌修芒鉤匪
厲期子皓首復反卒歲人曰子疾我省則非丹顏戟髯

蔚其有輝歟驚餞客甚哲而臞飯不餮合飲水滿壺嗚呼子竟僂去豈以疾逝詩傳雞林字照四裔家有令兒競爽齊芳華締未完克紹其堂煙燄火釀子寧肯歆愴悅傲辭式鑒此心

鄉祭趙郎中文

嗚呼由藩方領使節而清苦不療于藥資歷冊府登郎闈而恭選不移于位貌雖昔賢之共然於今世而皆到緬道街之湮微慨人風之變蹕笑沖泊為亡庸指傲桀

為見效維公敏超事先健幹物右投獲以棄匪齷齪者
廉也吏欲擅師文希絕輩藏高以卑匪煦煦者謙也自
其科世級筮京仕而世固以遠器占之矣夫離謗而叢
譽積愛而銷嫌宜美爵之傾赴胡程促而步殲矧中壽
以未艾豈景薄于西崦嗚呼哀哉百慮非憂一敬似懼
役肝膽以過勤召膏肓而自崇方簡服之采隆勇可外
以迭試易章貢于宣城次猶虞其太遽偉佳兒之摧銓
曾弗寘于忻豫視外物為一塵何死生之足計庚歆若

焚濤江沄沄歛其歸舟翩彼旒旛我酹我哀匪直鄉粉
鄉祭盧直院文

嗚呼闢清華之軌路挾駿駛而上馳才與命以胥偶闊
際逢之一時公收勲于藝籍蚤挺拔而芳腴綴明月以
為珮建舒虹以為旗遍窺蓬山之戶分倖鼇禁之扉紛
詞頭之夜下或慶律而戎機蓋十擅其六七何輒出而
愈奇兼賤奏于南宮涌泉思而沛餘繫余鄉之前哲掌
帝制其寔稀儼先陳而後蔡粲紫素之相輝縱窘步而

少却胡奄忽以至斯每觀公之韞立信才宏而具宜事
前迎而卻拒理透深而摘微既燭瞭以鑒裁亦數藏而
煦濡杼逸思於篇什寄餘襟於酒棊謂此樂之終竟罄
交朋而來期脩五十以嬾化悼賀監之莫追嗚呼哀哉
乞郡委羽之境築室太玉之坻使左餐右粥豐及物之
德而精筆妙墨富閒居之詞靡二者之一遂愬穹蒼而
孔悲想營魂之留紩陳薄奠以來思

族祭教忠弟令閤宜人文

嗚呼潘楊父友地擅儒門王謝家秀天婉雋倫兩美之
合于古罕聞展如夫人懿積采芬教成桂堂明經家婦
其養伊甘其薦伊楚相彼夫子如玉斯組和以慈物敏
以輯務煌煌天闕著籍以朝朱轡翠節介于幘鑣豈不
赫奕而色靡驕慶絲順至天道孔昭緊世闕陷雖天莫
巧五福幾矣維疾是悼四十二春半為治療有劑萬金
莫覲一效嗚呼痛哉某等陰于蘿菹夙稔音徽娣規如
式老睦稚依粵聞告訃連泗埃歸一觴縮酌妥此輶車

墓誌

婁南伯墓誌銘

南伯婁氏名鑄寶慶二年十月乙酉卒君既卒有潛山
集若干卷孤穀所纂次也介其狀請銘余讀之曰文之
體不相沿其究一爾且吟咏以情性論著以理義古人
未有越此者世所同知而或不能自通於古人以其情
性否而理義闇也君詩用元祐律雖繪組故事以就聲
韻而高睨物表自為開闔不失情性之正其他文倫紀

條通勸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若駢儷則君集中居大半夫四六本法不過句偶按昔字辭運今意調隨其分量可以稱工尤者絕出矣君割製揉合理義默貫然則君之文無脩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二年而湮汨以死也始君童州游鄉校翔趨闊視見者辟易都講老師相語曰此婁氏子也夙成炳蔚皆目注之既壯晝繙夜玩經史傳記獵採無休時奧篇隱帖覽即成誦觚翰所就鄉之文學先生愈益賞異而君亦以

此不遇場屋俛視黃紙冊皆舊等夷或不逮遠甚朗歌
永嘯舒幽散鬱間以病告而不知者以為君且得心疾
矣夫以君之孝友仁裕門之內雍如也門之外泊如也
豈以尋尺得喪塵介其曾次而顧不釋然哉此識者所
以重為君悲不獨時命之難而知心亦罕也雖然以君
之才使之得仕展露其所有將不即人而人即之忌媚
習生則訕謗更起嘿嘿可以為傲嗃嗃可以為傾而其
論未知所定矣君既以學娛身不妄出庭闕無爭名炫

耀之嫌無進取眦睚之怨以此自養其高鴻冥飛而鳳
遠翥其得不既多乎余故謂非所以為君悲而君之意
亦必有以自慰歟君之先繇長谿徙永嘉曾祖瑄伯祖
監察御史寅亮者自譜其系距唐納言十四世爾祖克
亮父世初楚州教授淳紹間知名母何夫人翰林學士
溥之女娶劉氏劉之大父歙尉昕與歷陽守仲光忘輩
行不以壻禮眠君若推厭俗繳繞二女許嫁長衡陽理
掾槩之子煒余季也次湖口丞陳埴之子鉅母媒老白

二家君曰父余友也可以無一語折難其坦吉如此三
男子穀穀慤慤力學文有指授天其卒相婁氏以疇君
之志余以為非所患者果不必悲矣君卒明年十二月
辛酉葬建牙鄉西華山銘曰嵒蓮峰兮架穎鏗湛岷潭
兮濡墨芳跨蜿蜒而上征兮兆曰文字之祥

趙君舉墓誌銘

寶慶之元聖天子龍飛加惠同姓湛恩濡焉於是趙公
君舉以屢薦國子監例當上集英對不幸以母夫人王

氏憂毀瘠疾侵冬十有二月甲午卒其弟時稼泣言於
余曰人所罕能者兄之所能也人所同預者兄之所不
得預也茲命矣夫余請究其說迺曰天以我宋克肖厥
德宗英競爽林立穎出較其藝行豈遽不寒士若者然
人率疑而弗信也邈而弗偕也予兄以遜順篤實絢詞
藻而發之朋游敬愛若一祭酒諸先生往往館焉先是
宗姓無假館于人者斯特異矣今明主興太平中外忻
忻凡恩典一至春官者咸得齒仕籍予兄獨弗獲青衫

手板與州縣吏自展竭簿書奔走間不然但至天子之
廷吐其平生韞積雖朝奏暮死亦瞑目奈何鈞不及儕
輩耶余聞而感然更喻之曰能其所不能者君舉所以
過于人也不得預其所同預者抑天使君舉不自混於
人也今世多謂宗盟入仕之優故有欲削其數者欲靳
其予者使知人之同得而有不能得者焉庶一付之命
而議論紓矣茲君舉為宗盟地而子何憾焉時稼乃出
其譜系行實而讀之按君舉諱時賢藝祖皇帝介弟秦

魏王九世孫也曾大父公孺故忠訓郎大父彥養故訓
武郎父勔夫故秉義郎自高祖武翼扈從南渡因家秀
之崇德君舉少刻厲寒牕一燈研磨徹旦室雖單空半
菽杓水顏色怡如也其教四弟身率行動以前哲為繩
準舉動微過差則抨正之故和而克立巽而知恥咸以
器業自致時稼為寧國府司戶參軍其乞銘於余辭氣
款惻文而愿者也以此知君舉所以教矣君舉且死屬
諸弟曰修短有數吾知之誠安之長往之後故書千卷

足遺子以學所大戚者二親先逝重親塊存無以終養
爾吾儒生也歛以深衣勿用緇黃以汨吾尚嗚呼信然
亦不足於銘歟君舉生淳熙之丙午歲娶王氏子二若
兼次未名女一寶慶三年夏四月丁酉祔于臨安仁和
之先兆實黃山銘曰匪甘而飴味我道腴匪華而祛藻
我芳思得匪增峻失匪虧卑於銘不忘鴈行之思

存齋蔣弋陽墓誌銘

存齋者蔣君德瞻諱叔輿所自號也君曾祖扶祖厚贈

中大夫父行簡以朝議大夫知處州最有名贈中奉大夫水心先生銘其墓所云梁普通初為永嘉守其隱於西華者蔣氏之始也道降俗漓士多旅于分域之外其以功名自詭尤莽蕩寧復知自存哉昔孟氏謂人之異于物者至無幾也存之者君子故推而天地同倫去之者庶民故極而鱗羽無別斯其為教肅矣公之學本末畢具天文地理律厯音樂倉扁之書靡不該究而其大者漢唐本朝兵刑財賦之源櫛理而組貫之其言八陣

牝牡奇正畫地成圖不翅指掌余嘗見其手抄箱積棟
充盡天下異書也其學之博如此至覘其所存而驗之
朋友親切之際則毫髮咸就繩準獎善箴過無曲諛抵
訐之色藥病卹難無強知謾應之論不以締昵為聲利
不以逖疎為怨嫌其步武實地又何其約而有要哉余
是以信君之所存而非其自耀也君以中奉任調揚州
司戶臨安府仁和買納鹽場華陽軍節度推官吉州永
新丞嘉定九年浙漕薦其文於禮部遇余行都余摘水

心語謂曰子以勝流恬于仕進子無干澤可矣奚必以科目為累哉君笑頷之自是不復舉進士所在廉平自將條令通久如般陳聚新振舉倉職而不以糾發前逋為能住竈起火密防私販而常以厚支鹽本為急其聽獄訟雖發謫莫欺而湖北李閭之獄必辨其非殺人祀鬼者其治征賦雖豪戶不少假而永新預借督促之擾則寧辭攝邑而後已蓋心無適莫唯是之從前後薦主率名守賢使者猶曰改官常舉爾荆湖制置大使趙方

威名隆盛釋屬辟祿皆一時選雅敬慕公檄佐其幕有旨
禁攝局趙留之不可力薦于朝知信州弋陽縣會所知為
外臺先以書抵之曰月椿為銀若干此邑之所以困也權
酷報牛狀牒鬻紙此民之所以重困也公其有意蘇民瘼
乎既至度不可革則曰吾先經理其政可也縣為鄉九都
踰六十令民首實以整詭挾之弊其疆畝肥瘠品等高下
各為圖以記之保正副物力陞降皆緘之凡側夜漏未盡
五刻輒視政吏分案捧文書立庭下無敢叢擁者度姦匿

黠連年累訟一閱牘底立剖不留其委折曲直參互者呼
至前兒女諭之或釋怨不爭而退夏秋二賦與民立期一
胥不至鄉落宿欠幾三萬緡收遺拾碎痛自節約迄無少
負建社稷壝以崇本興常平倉以濟艱又以餘力創薰風
樓造了巖李村驛而月解裕足常先於諸縣郡將每指
以為他令法民家置畫像以祠公既得疾文書應報如平
常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官年六十有二積階承議
郎士民為之出涕具詩頌酒散旗鼓送其柩至數十里

外世率謂獲乎上者必屬民而得百姓譽者或速譴上官亦豈盡然哉初公從中奉出峽與兼山郭雍上下其議論而公親領密受又從袁道潔於夔州亦以所學質馬公邁爽自整幅巾抵掌談辯如雲聽之者莫不心醉其所植立麾斥塵滓于八荒之外人莫能涯也余聞古人學聚之外莫大于尚友故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又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為未足又友天下之善士極而至於千古之人莫不與之神交意會然後謂之好

學公於詩則四靈雖調度不合而不廢也于文則水心之門友雖意趣間有偏者而不靳也道德性命既已叅周程之旨於袁郭而於薛公士隆講劃制度尤詳又以管葛自期而尋繹其事於齊語蜀書慨然有拔起之志則公之尚友者豈今人所可到哉夫其合鄉國天下之善又推之千載而僅施之一邑可哀也已其配劉氏封孺人閭行勅備後公數月亦卒子熒熒熒熒女一人寶慶元年正月十二日合葬于瞿嶼亥山越二年熒熒

以狀來乞銘銘曰伊古哲人以識為質淬學磨友朝熙
夕緝既成鑒燧坎離自集後之陋者質薄而虧學磽弗
入友窳者隨譬彼荒甍曷治曷鋤偉歟德瞻可以大受
書高屋危芳液在髓交匝海區標律在手施于男邦如
鄭之僑裁割政幅柔美教條上敬下順匪偷匪囂平昔
蘊積粗一二試豈其管葛同播異地抑或有逢度越不
啻巽峰之宅亥阜之墳蘭氣徹戶松色蔭原生歿不朽
是謂存存

張夫人墓誌銘

卷十

初余簿定海定海宿樓船軍四千與許浦相應援主將
吳君英開冶鑄治札革揉角煉幹凡矛劒刀戟甲兜鍪
假面大弓滴油弩之屬無不犀利精好手援斧墨為戰
艦百餘艘營部屋廬寸瓦尺鉞無剝圯者余數奉檄閱
視乃知自嘉定更化朝政清明廟謨淵密雖內地一將
無不謹選而咸獲其用也吳君間與余語必及忠孝且
道其客黃希呂之賢於是余始獲與希呂交吳君既移

許浦又攜希呂以俱齊安之役寇方遁去餘孽未平吳
君往戍希呂贊以畫盡勦其黨又偕戍膠西積勞補進
義校尉一日希呂以書抵余使其弟武在京學者泣且
請曰希呂不天母夫人竟逝矣古云三釜若希呂等何
痛如之往返十數余歎曰此常何所以知客忠孝者也
按夫人大父某父啓姓張氏家平陽逾笄歸同邑黃處
士厚之處士孝甚夫人德諧志偶姑晚而喪明易喜怒
夫人沐浴抑搔如其意所出藥餌唯謹處士及其季升

之兩室一雙夫人與叔姒相佐佑恩意周悉不幸繼亡
撫其子叔度與已子均教為成人處士既沒夫人不葷
肉散其子游四方理長緝短儉內勤外葬其仍世未舉
者五喪嘉定十七年十月乙卯卒壽七十有八寶慶二
年十月某日祔于處士之塋實桃源里三子長希呂次
武次衛二女長適進士鄭去病季適進士孔正大孫男
三女一余謂夫人慈養有泣鯉之遺鞠教有鬻髢之勤
而又同居以治愛躬績以畢終若是者皆可書余獨因

述希呂而以所聞見者附焉銘曰靡嫩不錄維邦之穀
靡積不昌維家之祥

處州通判墓誌銘

戴姓著于永嘉垂百七十年矣知鹽官縣事士先始擢
進士第臨江教授述繼之與公曾祖中散大夫迅為伯
仲訂經諏史文辭大振鄉人號二戴先生教授與周士
行已游至欵而狀舍人劉公安節行實則中散筆也同
從程氏學故教授亡周博士為哀辭且銘其墓祖覲朝

請大夫知建昌軍有詩名今永嘉誌多其題咏父九韶
淮東總領所幹官未展用而歿以公贈朝散郎公諱若
水景清其字少而風姿頴爽玉雪自將朝散愛而名之
且遜以已所補官自以屢舉入調主崇安簿臨海丞知
羅源縣或謂選人為令此無病自灸者公輟然弗答既
至則審計度躬儉勤閩土磽而狹賦人多倚院寺僧以
明年之獲鬻今歲之直甚而豫鬻四五年者名曰撲賣
至期則竄無從索耆戶長厭苦公令先占稅而後貿易

故督賦不擾而辦帥何公澹下其法十一縣行之至今
侯官有陳氏獄獄疑帥以委公公以為死者趾傷非要
害也詰家屬得其情乃解鬪而跽亟平反之帥稱善欲
聞于朝公謝曰是欲置侯官宰何地乎故何公靡由介
請剡以京狀監行在贍軍激賞東酒庫考與舉如格改
官為瑞昌縣北兵擾淮糾民護江供億倍費公擲焚砥
棘民不告疲辛巳之役斬為寇踐對境不百里囂頑幸
釁訛言挺驚公隨方鎮帖衆賴以定民有姻族交訟率

以倫彞曉切之勸闢農畬增續學廩居三年化理大洽
守憲鄭公損留公筠上其績諸使者薦交于道曰此賢
而練達者此繭絲與保障具全者公不以自多秩滿造
京慨然曰視茫茫而步僂矣老不供世用也部注通判
處州闕以歸累階承議郎在瑞昌獲偽為州縣印但時
達等賊賄鉅萬令該誚賞公輟不復言既而以今皇帝
登位恩轉朝奉郎得官一子識者謂階品素定而公之
蹈義俟命者賢也寶慶改元三月疾于其家屬其子涓

歷屈指自頷曰某日可矣遂以其日庚申卒得年七十
一三年十月巳酉葬建牙鄉渚浦之東兆夫人劉氏先
公二十年卒盖同祔焉余每謂儒宗士系守所見聞而
能攄之用者難也發于用矣而能使人信其用者尤難
也今世以作邑為繁重未改官則相戒以浼已既改官
則曰姑以償吾債而止雖有絕異之材或疑于自試無
他浮聲悖之也况儒生沈鮑家法世方笑靜以鈍誇實
以疏豈獨建置侮卓而盤錯訾虞哉公蚤當劇任曾微

阻容及其再試如駕輕就熟固其宜爾然通官顯僚豈
無意見各異而公顧能使聲譽如出一口余是以喜公
攄發所見而人信之茲不亦克振世德者歟雖然公之
永其世德抑有可述者初公既用大父澤而公之子必
聞又遜公澤以授其孫耆壽補將仕郎蓋其家庭一以
孝慈遜順轉相浸浹其不以官爵為一身之私匪待勸
詔而能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公其有子承考矣壻鍾太
初張瑾次孫順壽孫女三人銘曰伊亳之譙徙于魏陵

嘉祐元符世顯儒英既衍既蕃各為芳馨公生儒門而有吏聲治辦在境孝友在庭兩澤四世綿延以興我觀薄流計影析形既迫于謀亦隘于成胡不有裕鑒此德銘

佛夫壙銘

佛夫戴氏余第三子也永嘉之俗名子者曰亞某某孫獨余弟槩名子以夫夫者剛立之稱余愛其誼故三子率以夫名佛夫初生其母王氏臨蓐夢入梵室有佛危

坐頭峽然疎眉秀目準直而口方旁一老父唱曰與佛
有因與佛有緣忽寤而胎下矣視其相如所夢纔百晬
人孩撫之輒能誰何或教以誦佛合十爪以聽因奇之
不復以護養經慮侍婢攜抱不謹置之廳石上有犬過
之驚得癰疾藥以保命丹即愈既逾年會鄉鄰有爭淨
光山者聚千百衆鳴梆嘯吻聲撼屋瓦佛夫因驚舊疾
復動重以吐瀉越兩日死是歲八月余官行都寓其柩
於廣福寺暨七載余始來歸遂葬之德政鄉頭阡村和

迦隴隴之下有帆游戴侯廟相距百步銘曰孰來而生
天地指孰去而死露電示藏于迦隴結梵紀來嘉定辰
去以已厥藏寶慶戊寅子辰胃巳井子七朏神居岡首
佛隴止同我族類錫毗祉

